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圓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橫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畿輔通志宋蘇軾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爲芙蓉盆盛之置於

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四月尚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
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者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纔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

九嵕山孤聳廻絶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爲此制務從儉約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口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圖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
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丞郎三
品戸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
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　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
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咄
苾　突厥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
厥乙沴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衞大將軍阿史那禰
尒　薛延陁眞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郡王金眞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畢于闐信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尙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主簿李草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傅絳立石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昔予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闕人黃辈田有詩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有其語絕工予為錄之碑尾鮚埼亭集攷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遐為行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遐得從其父葬又陸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松翠栢巨槐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歷千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基址荒蕪即金石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涇陽龍洞

渠道出醴泉贍拜元宫周覽封域因飭地方官重加修葺並爲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畢中丞沅校刻長安志北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蓋誤合利苾可汗及阿史那社尒爲一人又合真珠毗伽可汗及吐蕃贊普爲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爲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勤豆可汗慕容諾曷鉢爲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据舉本乃四十丈之訛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以疾丐郡有旨免拔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丑其遷官丐郡尚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

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革建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徧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衰道術敝於申韓儒者亂於楊墨風俗寖久則生徒散而子衿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嚴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陵附長安古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爲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寇之不暇孰

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爲念
邑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摧抑兼
并強梁者束手遠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
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
學爲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
闢廊宇相對十二楹而宣聖殿爲講堂各三間西廡東
向七間爲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爲二齋中爲亭以
限內外前墉後庖上棋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桷
櫛比四維如飛步以回廊斂以宏闥奐然一新遠近輝
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資其

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藩子弟屢請入學夫學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爲江河壅之爲汙池豈天之降才爾殊耶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比亦當睨漢唐之烈以爲卑宜乎禮義以脩之問學以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衆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員邑佐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縣尉吴柔嘉記

刊者安永年

石門題名十八段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行行六字正書在襄城縣

買公直正之俞交阜伯謨師賡成之何賁元素紹聖乙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遠口口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字隸書

李㙔魏拱之張應卯同來

又高二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文玉恩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日遊

□□趙□□□□庚寅侍　家舅令□□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國脤堰役同邑尉舜都張海臨洮魏機東

嘉李燾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僅存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鄆張伯山閬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

歙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下闕

又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朱□志張壽卿宋咏

□□公茂二子符蔱同來觀瀵剌□□于此

又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貢公肅滑南任子飛資中□□從訪之爲石門之遊□□□□□上觀玉盆覽猶極□□□□□□□石門漢刻酌酒□□而歸任明□章龍父子□□□□□也慶元丁巳夏四月十有下闕

又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甫任沂孫李撰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来游

又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甫李師章郭拱因修下闕

又 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來

又 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于申之少謨睬堰山河㴑褒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伯午渻叔普慈張汝嘉亨可全郡渻應龍辰父偕來

又 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五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閏十有三日挈家徠遊男兼善口記回記喜侍行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閏趙彥□□若賦堰脩祀事閲中□隆之景南普慈

劉炳光遠廣漢耿奭謙叔新沔程也厚伯威左縣□□

之西村□繁彭順成季行潼川白巨濟□琳徐玩玉盆

□竹潭艤舟□雪步犖确登石門拂石□從容瀹茗而

夫□雪齋有亭須復覩度云寶慶丙戌前寒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七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瑋李真谿宅之已丑寒食日識

又高二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㶏文張孝升王敬仲范季咏

又横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四行行四字正書

宋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禊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太中大夫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即指建和二年王升所刻頌也司隸校尉楊孟文頌已見本書第八卷水經注又云褒水

西北出荷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與地紀勝云山河水即襃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貯五斗漢中府志云襃水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石古界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即輿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

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眎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門
又寶慶丙戌趙彥□等眎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
石門所謂眎堰卽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
褒水中爲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鐫乾道元年及嘉
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題又有□
竹潭□雩步□雩舊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
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
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燾一人傳稱燾
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祓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前亦未嘗官漢中
不知與此李薺是一人否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仝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八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鄠縣

宿草堂寺

驅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
竹間流水激清音幽懷暫喜來栖處高士遺蹤恣訪尋

誰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亢

宗題　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又 石横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分十四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逍遥寺

南山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真闕重扉掩碧松鄉僧來紫閣遠逕接圭峯雨

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俙祖師意瘦倚一枝笻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宫奉祠　高觀神廟過逍

遥寺主僧紹利出　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沒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超字亦平乃李百堅以予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覩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養遵跡在存亡惝怳眞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墨林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仕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鄠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

國淸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并序

口口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兼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口總管司并秦口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　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

柱國口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吕大

忠篆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

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

所以行之之具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

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滅不

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貲其

道以盡其今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蓋未之見也今見於　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達德者歟　公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望稱鄉里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爲能知義方者矣　公卽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而穎秀不爲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曾未髮亂以童子舉被召口口口侍傑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之詞科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興平縣之版籍府史以　公

尙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　公帥與奪無滯也府
郭之民生產之厚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尤欲
掩瘞而　公視其髮親以手甚而得巨釘人服其
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乎明辨不惑勤郵物隱而
無勢利之憚也自玆入□□謗所藴故所至有能名而
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
庫有縑帛之失陷者長吏訐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
□貸數獨河西令不預焉衆雖□而上官嘉之其淸節
又始□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卬其所以

爲治之術用梅公摯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
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東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
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惟呼嗟曰　　王公之子
也猶爲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正謂是矣
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爲邊患
請每議事必嚴武備　　　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
上宣諭　　　朝廷恩信夷心感服縣多大姓有杜
生者擅置官刑笞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
川峽風俗大率貪細無赴愬之地　　公曰爲贓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歛迹非不畏彊禦不克至是
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
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
以起大獄　公董役□□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于外及其即位
庶政勵□遂用　公爲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
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　神廟登極
再加□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
夫始會　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卯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爲吏者或多牟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邑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池州轉職方郎中知□元府會瀘南用師慎
選守臣廼以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是舟之役以惜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願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廼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
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　今上即位加
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薦改除夔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殺降累勅不戢　詔公按之得其情復疏以

有邊功乞薄其罪　　口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
府判裁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　朝
除知邠州未朞移知涇州方議擢帥遽以告老聞命未
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
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
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尚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
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
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

議郎司馬元夫適進士黃本道夫適內殿承制姚宏夫適蘄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儔假承務郎壽壽宗壽知常三尙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濬餘皆在室惟王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氏著聞之天下而公家世以貲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强果金氣之義人多尙武而　公家伯仲以文顯於　朝廷非積行之後曷以潛行盛大乎　公而顯耀門戶如此其光寶　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厚而充之以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爲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懈之心然且
不競不絿孤直少與雖服賜三□勳□□□莫非按資
循格而栝無躐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
請麾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博近用之歎此又衆天知
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
可一二爲　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爲商州方　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
久有偏而不起之虞　主上慨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迺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轂斂
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導奉　新法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捄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方以屬邑主簿事　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一薦之又薦之寔受知於門下者為京學監　公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衆君知之爲詳不孝無以荅昊天願假椽詞以垂不朽余既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尚求粟於仁者況顯揚先烈刻之堅石不求諸當世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世秉爲先府君叢敢以固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譔然聞諸禮曰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於　格得之君盍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爲肅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尙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
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茀循良之教兮著見于有勇之仁　無懸歎之聲兮有愷悌之在民　我政兮如神　我澤兮如春　道之遠兮任之宜重　器之傳兮止於近用　爲上以德兮爲下以恩　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　岷之山兮峻極于天　岷之水兮淵泉如淵　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天水□□鐫石

按王公儀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爲禮
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朱構史俱無傳篆
額者吕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
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
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
沓但敘其辨寃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覗其髮得巨
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㝠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
臣字俱小字旁注僅見于此又敘其生年月日及
女子之嫁者并其壻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諱
字不書文内特於敘末銘前別爲銘曰有宋達德

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横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龍州大佛寺

成都朱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拔部過隴山偶題以補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羌笛裂青雲隴上行人腸斷絶腸斷絶兮將奈何爲君把酒問常娥冰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别多

右關山月

關山雪關山雪遠接洮西千里白試登隴首瞰八荒表

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東轍凍作堅冰敲不裂早
晩春風動地來消盡寒威百花發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登器之

郡守河南韓遅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朱構承之紹聖丙子
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
名構紹聖間爲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
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

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攽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番夷以茶易之此
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按部隴山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祈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慇懃講儒學事
列次莊昆弟侍奠得簡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閣校理趙大夫公揚於文莊輩家獎飭誨勵後公迎婦
廬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文莊
爲屬縣尉公諭文莊士當自奮拔即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文莊來居陳公之　夫
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　夫人之喪祔
青龍山校理之墓諭譔文莊職也謹誌而銘之
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廣陵中以三司戸
部判官治歐陽脩宛獄白脩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
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

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強趨疎戚有女失怙恃　夫人取之養育
追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貧祿得
祿交趾胎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
夫人厚撫遺覃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囊無餘貲槩以此存
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　夫人悉曉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寂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
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然之後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曏
德順軍司法叅軍蒙朝城令晰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潁祐通直郎知邵州張詡云

銘曰

蘇世武功　裔于疊叢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迺生淑女　峻厥軌度　棄解不儲　職施之故　宅彼高岡　雲木蒼蒼　以永其藏　莫窒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祕閣校理趙揚揚字不全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慶歷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為言者所訐安世為三司戶部判官直其冤以是知名而史不為立傳王荆公為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即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摸刻閣帖於臨江軍又為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江寧城外所洋寺壁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蘇氏為趙揚之妻揚為抃之弟史無傳抃有二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抃為江源令縣有江瀆治廨北來圓亭揩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休抃與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引流聯句抃為序并詩並見名勝志揚三子峋嶸岍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勝集載趙岍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

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岍文并書此碑作於紹聖四年岍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亥莊與揚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别起爲誌銘之序而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别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俱四尺九寸一分六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兼提舉商虢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祕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荊湖

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

舜民撰

朝散大夫尚書　閤門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

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饒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章楶篆蓋

公諱師雄字景山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

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

爲兒時不妄戲吠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
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也學益自刻勵蚤
著不少休全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
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
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
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
司戶叅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
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
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贊芻糧築
熙寧寨及使相視棄燹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

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
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
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　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
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琯往鄜延與
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琯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
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屯道已而諜者至
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
機事琯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禼帥延安以公權管
句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
安羅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禼

患之公為謀誅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殺夏人
聞其有備迺引兵入麟州饑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
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
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
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
從趙禼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樵商賈
道絶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　詔治橋芒急議者謂
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
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尚委公以行諸壘振貸公使
弓箭手漢蕃戸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粮人無

殄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禼爲宣撫招
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禼方廹 奏禀不暇省文
檄皆倚公以辦王韶爲樞密副使謂禼曰幕中得士良
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 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丏
以終喪凡三被 詔懇辭乃免禼之行與主帥郭逵議
不協公憂其無功恐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辟
潁州團練推官秦師吕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 朝
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
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
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

當公事事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陛忠武軍節度
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尚
帥慶踢再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
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尚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
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
主簿　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
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
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　上當守而勿失奈何
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
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瀘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

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為耻安有以天下之彊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路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　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疆之事　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
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
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謀以制之告於熙
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關
智不關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不濟焉願爲首幾議
三夕而後從之遂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
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焚黃河飛橋青唐十万
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
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
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万於是奏捷曰臣聞憺天威震

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釁構姦欲為邊患臣與宋師合謀將義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万計生擒元惡係送 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閒以示万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 裕陵 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氊死阿里骨祕不發喪許以為嗣當立請封於 朝廷已而復殺董氊妻心牟氏囚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縶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氊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賛我也以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靑唐城依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來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已來古迹之堙没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鑑故關山道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陜以西水利之興者復万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

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 里而通

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滑窺而輕寇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台拜祠部員外郎

言天下祠廟多類樊春秋薦享牲齊酒濟非所以敬鬼
神嚴祭祀也傾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閣師
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諭竿款 上三問不荅旣而對以
貧淺姑再使以待之廼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
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献公面折之曰
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藏盈積
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
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
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
旣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

一擧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老且病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蕃羌執醜虜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鬬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眥議棄汝遮等寨上皆

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鬭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
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以來邊臣措置之
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幷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
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
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
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
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
旨攝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
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寖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

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
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
朝廷憚於供賚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
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
抑之使不即朝於　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　朝廷
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　朝廷遣
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
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藩籬席卷之
師未可輕舉因上既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
以廹公公度不可共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　命

還奏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偕攻取之彝平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秦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壽霈境內獨陝氏無流徙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殞于州宅思卲堂下光焰熠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入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茲議苻諫皆舉進士嵩翊郎奴早夭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惸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　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　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爲子孫計獨以賜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籌邊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撫循勞問下逮孩幼故遐蕃之人莫不依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　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蕃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卒僧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人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敢文不事邊幅爲

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
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
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
度量風槩瑰奇卓絶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為惜
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與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悠悠千祀與
刑孰繼疑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
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羌章方命　先帝不誅以
待　嗣聖　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
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　廟陵百寮蹈舞躬髮

鬼區讋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乘軺關隴剖竹
藩閫省曹卿寺出入搢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懔彼夏羌屢嚮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
忽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伺保要頸大熟不遂非
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炳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
家 鐵圍山叢談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姑溪集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餗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鷂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險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石墨鐫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餗其篆則章公楶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守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飡結埼亭集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爲大都督府故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楶以學士結銜在散官上師雄舜民職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楶以侍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師雄止稱權發遣安撫使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環秦渭三州守臣竝帶安撫
使舜民既以知州而兼安撫案以安撫使而兼知州
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爲儀州司曹參軍
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
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縝劉
琯趙卨諸幕而在卨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
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爲
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
恨歟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因後二十年中凡屬戰

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攷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多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略風槪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匹採錄之餘令人企慕久之關中金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州人由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書者邵鹹青史會要稱其字仲恭丹陽人官至直

龍圖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
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楶傳載字質夫建州
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
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等哲宗爲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其篆蓋工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
有傳全採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採之最簡惟云師
雄字景升與誌之作景叔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
所採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
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

欲改河州鬼章文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被旨攝帥熙河史作熙州時熙河蘭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河帥隱括之詞不得單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畧也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叙及如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
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
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
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
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此爲民請命之誠
也皆可爲守土法豈宜槩削又云年十五入京兆
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
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
盡畧也故爲拈出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終